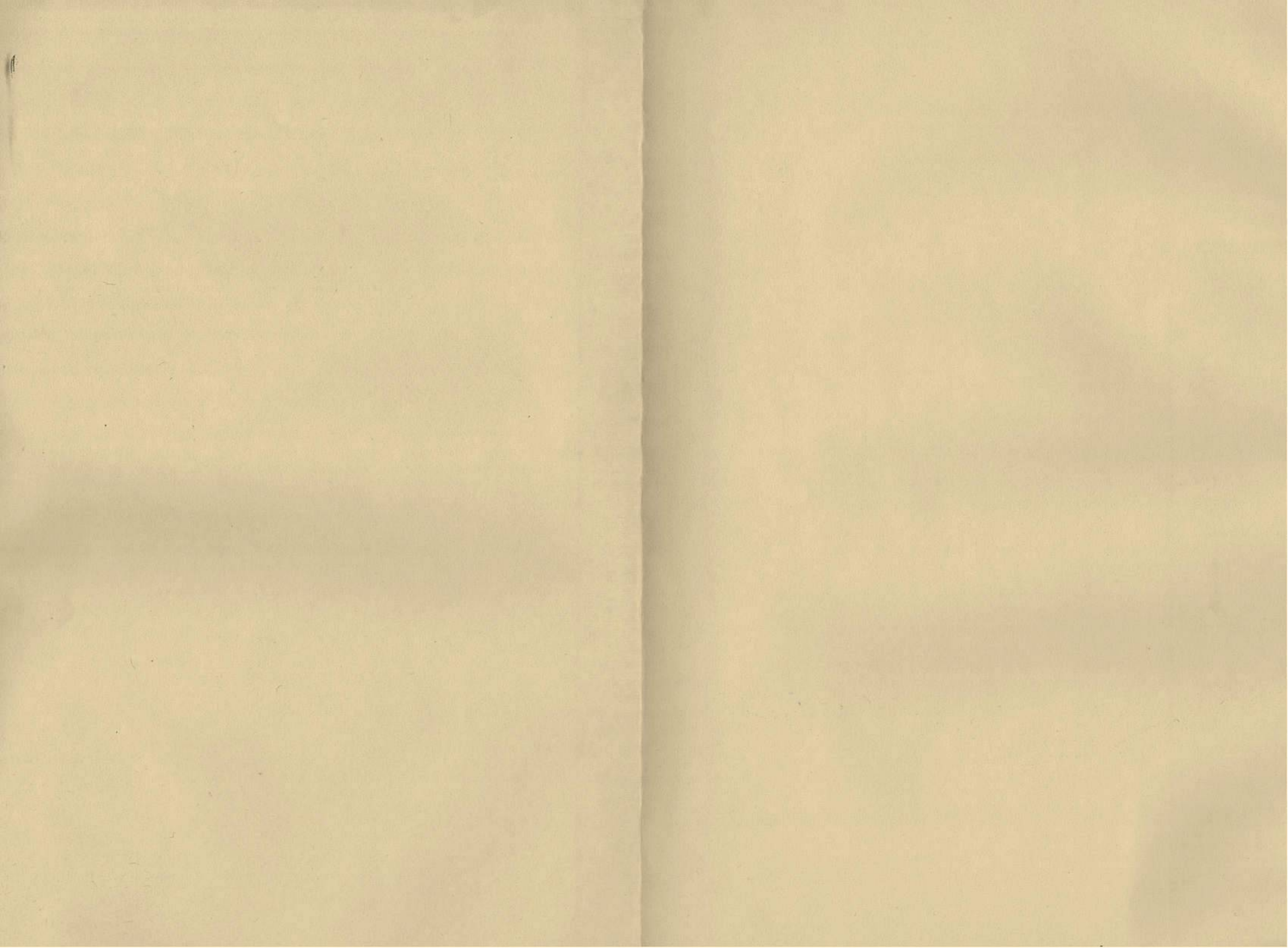


宋史

四十四



宋史傳

七十八之七十九

列傳卷第七十八

宋史三百十九

開禧書司上柱國鑾國事前中書右丞相鑾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教修

歐陽脩 子發棊

劉敞 弟放 子奉世

曾鞏 弟鞏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
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
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
駢偶澁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
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得唐韓愈遺
藁於廢書籠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

四百一十

列傳十八

一

劉明忠

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
推官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
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
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
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
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
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
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
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
員用天下名士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

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
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
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爲朋黨論
以進其畧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
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
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
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
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
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

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
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
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
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
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
必試而后命帝知脩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
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
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
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
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

廷下其議父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爲父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問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

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顛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顛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

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爲脩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恠竒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塲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

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䟽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䟽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

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
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官未建昔
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
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
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
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魯公亮考天
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
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
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

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
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
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
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
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
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
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
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
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漢王命有司議
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

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主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譴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

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讟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

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脩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

人心超然獨鶩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

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
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
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中子棐字叔弼廣
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脩著鳴蟬賦侍側不去脩撫
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秘書省
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脩卒代草遺
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主簿累遷
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藝來居
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
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

之東偏而有天荒乎郤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
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郤邪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
布徙知潞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
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
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
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
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
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二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
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

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

懼爲表盜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二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捐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溫成后追冊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

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同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已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愠言居三日爲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狄

青起行伍爲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雍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爲帝言曰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領之使出諭中書青廼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爲民田其後官取潞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漕州復用爲田敞據唐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鞠王甲殺人旣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爲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爲神明徙鄆州鄆比易

守政不治市邑攘紋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
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
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
旱地多蝗敞至而兩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
等醉聞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
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
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
其章下府著爲令嘉祐拾享群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
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
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以來頗有災

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挹損豈可於此時廼以虛名爲累
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
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
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
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
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敞以議論與衆忤
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爲姦利冒同姓
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
安中謹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偉即變前獄至于
四五卒之付御史決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

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瞶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

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爲書四十卷行於時弟敞子奉世

敞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宋共排之敞官已負外郎纔得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

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放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放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放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為未嘗得人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修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放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

同院王介爭言為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許直者反居下放覆考悉反之又嘗詒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撫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為盜區重法不能止放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盜亦衰息為開封府判官復出為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不逮者務全安之徙知兗亳二州吳居厚代為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廼追坐放廢弛黜監衡州鹽倉指宗初起知襄州入為秘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

放博記能文章政事倅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
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
紫微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放所著書百卷尤
邃史學作東漢刊謨爲人所稱預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
職漢史爲人踈儻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
能改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
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
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即
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
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

分十

傳七十八

十四

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修官
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革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
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
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
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
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中
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
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旣而章惇
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
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

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二奉世優於吏治尚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

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竒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飢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

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鞫取實於法章立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杜推剽奪囚無不如志鞫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幾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鞫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鞫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鞫外視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鞫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鞫命縣鎮

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食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斂民不堪鞫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劔將樂盜廖愚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惴恐鞫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鞫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賊請公行鞫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徵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鞫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毫

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
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
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
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
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
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
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
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
月而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
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昏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

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
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
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
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
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
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
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爲鄭州教授擢崇文校
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
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釐正

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論莫能奪其議凡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愠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脩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爲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爲之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祿事太皇太后以爲讒毀出守鄧肇言維爲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覲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

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覲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覲直龍圖閣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加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早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

曰天蓄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翼日有旨罷宴蔡確與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七年入爲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啓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旣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實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親近摯御其損益相去萬萬矣貴

考

傳七十八

十九

阮澤

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悖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爲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

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
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各異章著陛下
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
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
舉民寃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
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
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
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
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
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

傳

傳七十八

二十

阮

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旣居外移書告
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
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
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
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
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
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
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
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
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謚
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
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袞盜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攸
雖踈儁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
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
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
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列傳卷第七十八

一百五十七

傳七十八

二十一

周中山

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暗而不
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
其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耻躡資累級以挹
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
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母使有好
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爲災害
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
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顯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
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
無嘉謀異書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

失也朝有敝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
必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
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
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
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
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宮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
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
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
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功役是將以人力拂天意也
呂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罷之

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
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夏
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
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斗號以爲歡且退
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
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
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
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
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
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

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戍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
招之豈不爲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
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
代時丁口稅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
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
以爲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温成后追冊請勿立忌而罷
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襄不葺制後
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
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

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
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
破產飯僧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
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螭
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
碑紀德召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
制用剋剔蠹敝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
聽政爲輔臣言先帝旣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
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
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爲抗

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
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
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今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
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
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
再拜愧謝終不自辨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
爲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
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謚曰忠惠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
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

懷智高冠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答天戒溱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贖事下大理議溱乃未嘗受而外廷紛然

謂溱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御史以爲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爲京尹者比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迹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迹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

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真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爲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徙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緡以佐邊費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

四日廿三

列傳七十九

六

徐季良

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廼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兩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摘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

議築大蟲峴堡宣撫使聽之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
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異力自效
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
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士知
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
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門
以動衆違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
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
之鐵錢布滿兩蜀而鼓鑄不止幣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
十年以權物價凡爲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

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
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其過出
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
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
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
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爲室寇至老
幼多焚死爲築八堡使居之其衆領於兩廵檢人莫得自
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
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
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將必爲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

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從子靖從孫震鞏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游泗水登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

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橫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漸不可長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陝西刑獄鄉戶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去吏得權其遲速靖一以歲月遣代遂爲令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鞏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囚果服罪爲開

封府推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
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爲囊橐請并坐之著爲令徙
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言交趾且至老幼入保事聞
中外以爲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即拜太常少卿直
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爲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第
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使行淮浙振旱蓄冤張若濟獄
劾轉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
安禮欲用爲太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爲博士加上
仁宗英宗謚因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
爲祔廟節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冊而後顯今旣行升祔則

禮不可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爲
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
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
請出公錢爲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
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入額在直而古乃
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
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爲凶年妄
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與御
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天
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

都隋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温州復朝散郎尋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
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爲檢正預修條例如館閣
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
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
兼修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
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
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
西邊還爲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
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爲給事中權吏

四〇二十七

列傳七十九

十

徐季良

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
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於
是賴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
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爲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
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
進士起家爲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
遷秘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
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
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

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疎漢皇言至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脩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爲校理同知禮院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敝事增諫官負使論得失以靖爲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羣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可爲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定爲賊劫貨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

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執法靖上疏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使契丹辭日以所奏事書易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悉條奏日幾具乃罷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垂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

經火不壞遽爲神異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爲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修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爲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

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爲禍更

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
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
境遣使言爲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
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
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
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爲蕃語詩御史
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靖爲諫官時嘗劾奏太
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
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
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

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
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
就喪次起靖爲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
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趾而脅諸峒以
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
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
萬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
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卻交趾援兵不用賊平就
遷靖給事中御史梁蘄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
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關敗走青至按

軍法斬曙及指使表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趾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趾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給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謝遣去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司使蔡襄爲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

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作文祭之民貧不能蓄居爲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入爲侍御史論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姓皆進秩者思永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覬執政王守忠已受寵而求旌節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俟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爾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爲天下孤寒哉不過爲堯佐守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爲之

請乃以汎恩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爲湖北轉運使下
溪蠻彭仕義作亂先移書激罵辰州守守將討之思永按
部適至仕義懼遣使迎謝寢其謀加直史館爲益州路轉
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
事甫一日即具獄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
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中使
歲祠峨眉率留成都陪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
永脫其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爲戶部副
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俗以桑麻爲
產籍民懼賦不敢藝日益貧思永始奏更之徙知江寧府

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爭之皆
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
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
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曰考曰親
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夷等
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爲難安臣以爲當尊爲濮國
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
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
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
宗即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脩陰事挽思永自助思永以

爲惟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黃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廉恕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指釧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窶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爲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屢薦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前者曹修古輩同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郤以致潰敗方賊勢甚

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必不
守身既陷沒而不幸又爲讒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
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
元昊求款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建言兵役不息生民
疲弊敵既有悛心雖名號未正頗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
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徙澤州還爲待制踰年知成德軍
復學士契丹與元昊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
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爲都運使盡城諸州
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壻李
敷之弟李教因醉爲妖言事覺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

列傳

傳七十九

十七

阮子陽

州父母私屬以存故得免御史案驗無狀猶奪職知池州
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
部尚書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竒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
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
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
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賓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
未嘗傾倚棗彊河決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
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
八謚恭安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

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爲非
靖黜夏竦王舉正爲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
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
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
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爲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
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呂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
人彭思永名士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脩之剛蔣
之竒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
獨處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列傳
三五

傳七十九

十八

列傳卷第七十九



